

近两年来,浙江省国民体质合格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等全民健身数据均位居全国前列——

钱塘大地健身潮涌

本报记者 李元浩

初夏的钱塘大地空气温润,气候宜人。5月下旬,以“每一步都是力量”为主题的助残公益跑在浙江省11个地市同步展开,拉开了《2018年浙江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大幕。这是近年来浙江持续发力全民健身,不断推动群众体育“走前列”的又一鲜活图景。

上周,《工人日报》记者随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采访小分队赴浙江,实地走访浙江多个地市,了解当地群众体育运动开展现状,所获成效和发展规划。根据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和浙江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联合发布的《2018年浙江省全民健身活动状况大数据》,浙江国民体质合格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等全民健身数据均位居全国前列。

正如浙江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郑瑶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体育工作最根本的宗旨就是为百姓健康服务,浙江近年来着力构建服务于百姓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全民健身工作卓有成效。”

城镇健身全方位

随着2022年第十九届亚运会筹备工作的不断推进,杭州市内的亚运氛围逐渐浓厚起来。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训练场馆(手球项目),也是杭州市政府重点民生工程——杭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这座占地23.25亩,总建筑面积达88143平方米的市民健身乐园正建设得如火如荼。这里建成后将成为杭州全民健身新地标,预计2020年开放后每年可接待数十万人次的健身爱好者。

通过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关注亚运、支持亚运、参与亚运,营造全民迎亚运的浓厚氛围,正是杭州近年来不断推进全民健身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途径。

城镇居民作为全民健身的主要群体之一,在群众体育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记者在此次采访中了解到,浙江在城镇全民健身工作开展中牢牢把握“提质增效”原则,在原

有基础上力争“全方位”提升,不断推动城镇居民全民健身可持续发展。

以浙江省会杭州市为例,近年来充分利用体彩公益金,资助公共体育场馆建设维护和提升工程。目前全市配建的7187个全民健身苑(点),3339个篮球场、2780个乒乓球室(场)和新建的209个体育健身中心、健身广场等,均全部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



杭州市双浦镇三阳村的农民健身广场是孩子们的健身乐园。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摄

利用公共体育场馆释放出更多健身红利,是浙江城镇助力全民健身开展的重要抓手。嘉兴市嘉善县的姚庄镇,是浙江城镇全民健身模式多维探索的又一亮点。姚庄将体育场地建设和城市建设紧密结合,通过打造体育地标式建设——姚庄体育公园作为全镇全民健身龙头,全面打造集镇15分钟全民健身服务网络。尤其是利用容纳纳4500人的体育馆多次承办国内外体育赛事,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起到了引领作用。

体教结合有新意

设施完善的射箭训练馆,专业的训练和比赛装备,一丝不苟的教练和学生……这是

记者日前在杭州下沙中学采访时看到的场景。据记者了解,作为浙江省唯一一所全国重点射箭学校,下沙中学充分发挥学校射箭文化特色,采取“市队校办”方式,和杭州市体育局在校内联办杭州市射箭队,开拓出体教结合的一条新路。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下沙中学从2012年开始,利用体彩公益金资助共建市射箭

队,几年实践下来成效显著。从2012年至今,该校射箭队在浙江青少年赛事中均蝉联金牌和奖牌总数第一;2018年第十六届省运会射箭比赛上,该校又取得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均是第一名的佳绩。目前下沙中学有正式射箭队员80余人,近年来升入各类高校的射箭特长生近10人,输送省队14人。

据浙江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浙江近年来在学校体育中跳出原有“体校培养体育生”的模式,通过教育与体育结合,推动学校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如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市学校着力开展游泳人才培养,台州学校重点推动空手道项目开发,衢州柯城白云学校参与业余田径训练等。

继科贝尔和奥斯塔彭科首轮出局,小威、大坂直美又止步第3轮

法网女单缘何冷门迭出

本报记者 袁浩

大坂直美的法网之旅就此结束了。北京时间6月1日,赛会1号种子、世界第一大坂直美在2019年法网第3轮比赛中,以4比6、2比6不敌世界排名第42位的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止步法网第3轮的同时,自去年美网以来的大满贯16连胜纪录也就此终止。

“如果用1到10分形容我的失望,那我

现在就是10分。”大坂直美对自己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与大坂直美同病相怜的还有美国名将小威(塞蕾娜·威廉姆斯)、德国名将科贝尔、2017年法网女单冠军奥斯塔彭科。随着她们相继出局,本届法网女单赛场可谓冷门迭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今女子网坛无霸主的事实。

多位名将相继出局

当小威在法网首轮逆转击败俄罗斯红粉季亚琴科,拿到职业生涯第80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后,大多数球迷觉得小威又走上了正轨。然而,小威迈过了第一道坎,却没能迈过第3道。

在本届法网女单第3轮对阵同胞、赛会35号种子小威,小威抵抗了1小时32分钟后,以2比6、5比7败下阵来。在评价克宁本场比赛的表现时,小威用了“难以置信”形容。“在第一盘中,她(克宁)的回球非常靠近边线,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样打球的选手了。”

自己表现低迷,对手却发挥完美,这样的戏码也适用于同一天被淘汰出局的大坂直美。面对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大坂直美只打了1小时17分钟就输掉了比赛。整场比赛,大坂直美出现了38次非受迫性失误,而对手只有13次。

“我不想说自己有些沮丧,但确实如此。我训练非常刻苦,赛场表现却没能达到预期,我非常失望。我也希望能做得更好,但时光不能倒流。”大坂直美赛后无奈地说。

不满自己表现的还有首轮就被淘汰的科贝尔和奥斯塔彭科。赛会5号种子科贝尔已斩获了除法网之外的其他三大满贯女单冠军。本届法网,科贝尔再次向全满贯发起冲击,可惜受困受伤,她在首轮就以4比6、2比6输给了俄罗斯小将波塔波娃,成就了本届法网首轮的最大冷门。

奥斯塔彭科的出局同样让人惋惜不已。在2017年法网,当时还未满20岁的奥斯塔彭科一鸣惊人,连胜7场,夺得女单冠军。然而自那之后,奥斯塔彭科在法网表

现不佳。本届法网,她又在首轮不敌阿扎伦卡。球迷将奥斯塔彭科的法网战绩形象地概括为“要么夺冠,要么一轮游”。

女单赛场霸主缺位

多位名将相继出局,但原因却不尽相同。小威和科贝尔主要是身体不在最佳状态;奥斯塔彭科是状态起伏较大;大坂直美则是因为重压之下,发挥欠佳。

不知不觉,小威已经37岁了。在2017年澳网夺冠后,小威结婚生子。2018年,小威复出,并打进了2018年美网决赛。然而,本



提前出局,小威有些沮丧。 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届法网开打前,小威退出了三站热身赛,红土赛季仅仅打了一场比赛,状态欠佳。

止步本届法网第3轮后,小威也是吃一堑长一智,打算接下来备战温网时多参加一些热身赛。“我在场上的时间确实少了,表现也有些挣扎。我现在还有些时间,说不定会申请外卡参加一些草地热身赛。”

在输掉与西尼亚科娃的比赛后,大坂直美感受到了“解脱”。“老实说,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我知道这种感觉很奇怪。但当我过度关注大满贯后,我感觉难以喘息。”

的确,在连续夺得2018年美网和2019年澳网女单冠军后,大坂直美成为了最受关注的女球员。能否连续拿下第3座大满贯,成了大坂直美的一个心理包袱。无缘本届法网冠军后,大坂直美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名将折戟也从侧面印证了当今女子网坛难觅霸主的现实。小威之后,科贝尔、哈勒普、沃兹尼亚奇、穆古拉扎等中生代球员,以及后起之秀奥斯塔彭科、大坂直美相继在大满贯赛场有所斩获。然而,与小威一枝独秀的女子网坛相比,无论是哈勒普还是大坂直美,她们到目前为止都没能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这也成就了当今女子网坛百花争

“体育要为学生

农村体育天地宽

灵活的转身,有力的运球,三分线外的精准投篮——在宁波市镇海区西经堂村的篮球场上,72岁的陈国民(化名)用矫健的身姿诠释着“老当益壮”。在这个近1700人的村子里,有近1000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西经堂村拥有总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的健身中心,灯光篮球场、羽毛球球、气排球、健身路径、室外乒乓球桌等设施一应俱全,是宁波乃至浙江远近闻名的小康体育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全民健身工作成为浙江推动群众体育深入发展的重点。近年来,浙江充分利用政策和资金优势,大力发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乡镇体育健身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依托较好的经济基础,浙江的农村全民健身呈现出设施完备、项目丰富、参与面广的显著特点。

例如杭州市双浦镇三阳村的农民健身广场,是集五人制足球、篮球、健身广场等为一体的城乡公共体育设施提升工程;嘉兴市林埭镇徐家埭村兴建的棒球场,除了满足村民健身需要,还吸引日本等国球队前来比赛;义乌市佛堂镇的全民健身中心,则代表了浙江乡镇的体育硬件设施的建设发展……

精准持续的发力,令浙江的全民健身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的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遍认同。

据《2018年浙江省全民健身活动状况大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19平方米,相比2017年增幅11.2%;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41.3%(含在校学生),与2017年相比增长3.2个百分点;全省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等级以上的人数比例为92.9%,国民体质综合指数位列全国第二。



国际女篮对抗赛:中国队胜加美明星队

6月2日,在江苏海安举行的2019年国际女篮对抗赛中,中国队以92比85战胜加美明星队。图为中国队员杨力维(右)在比赛中控球。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声音

一面是勇气 一面是贪婪

刘颖余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张近日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的照片显示,在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南侧登顶路线上,登山者排成的“长龙”蜿蜒在通向顶峰的狭窄山脊上。照片拍摄者尼马尔·普尔亚是在离珠峰不远的地方拍下这张照片的。他估计,当时等待登顶的大约有320人。

珠峰“拥堵”,珠峰“大塞车”,一时间,人们惊叹声四起。

蜗居都市的人们,早已习惯拥堵和塞车。可是,谁又能想到遥远而神秘的珠峰,高不可攀的“世界屋脊”,竟然也能有朝一日和一个“堵”字结缘,对此,人们又怎能不惊叹连连?

我试图对珠峰之“堵”,做各种积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极限运动,反映了今天人们体育观念的超前;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热衷于登山,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明知登山危险,却仍一往无前,体现出现代人不屈的意志和勇气……但我仍不忍心面对下面这些数字——

据尼泊尔当地媒体报道,仅在5月23日至24日间的24小时内,就至少有4名登山者在珠峰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夏尔巴人向导。截至5月25日,这个春季登山季,海拔8000米以上不同山峰的死亡人数共计已达19人。其中,至少有9人是在登顶珠峰前后丧生。而去年,这个数字是6。

虽然也有许多人指出,今年只有381人获得攀登珠峰许可,珠峰攀登者遇难人数,并不是网上流传的“大大提升”,遇难原因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度夸大的“拥堵”现象,但无须质疑的一种事实是,登山运动的的确越来越热,尤其是近年来商业运作的成熟,使得攀登珠峰似乎成为一种普通人稍加准备就能实现的梦想,越来越多的“民间爱好者”成功登上珠峰,尤其是一些企业家大佬们,纷纷挑战珠峰,更使不少人笃信“只要有钱,夏尔巴人可以抬你上珠峰”。

但登山的确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玩,攀登珠峰绝非儿戏。它是一种极限运动,需要各种门槛——身体、设备、探险技能、知识储

备,当然还包括经济条件上的,而且登山还是一种高危运动,专业性极强,危险性也超乎想象,对身体素质和各种内在条件也要求极高,一味依靠热情和设备加持,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尴尬而危险的境地。此中事例不胜枚举,可惜架不住仍有不少勇敢者前赴后继,投身其中。珠峰之堵,或许正是人们方兴未艾的登山热情的最好写照。

也许很多人不明白,危险系数高,价格不菲,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登珠峰?最专业的说法是,因为“山在那里”。而对于那些业余登山者,却各有各的心思,有人说“为了完成梦想”,有人说“山会记住我”,有人说“我的灵魂永远驻足在那雪山之巅”,回答都不能说不漂亮。近年小有名气的登山者方志刚的回答则有些另类,“珠峰也是一个名利场,毕竟登上了,成为7000多登顶的一员,也是件荣耀的事”。

方志刚的话不漂亮,却说得很实在。正如攀登珠峰有北坡和南坡两条路一样,攀登者的人性驱动也有两面,一面是勇气,一面是贪婪。

我们佩服人类的勇气,却一样需要警惕人类的贪婪。一个简单却必须直面的问题是,珠峰不再神秘,不再高不可攀,人类就因此变得更伟大了吗?或许,问题没那么简单。

攀登珠峰的人都知道,珠峰有一个特殊的路线:“由粪便、垃圾和尸体组成”。据统计,自1992年以来,每年大约有7万~10万人来到珠峰脚下,遗弃的登山用具、生活用品以及人类排泄物等都被扔在山上。自2018年以来,西藏自治区组织清理珠峰保护区海拔5200米以上的垃圾就多达8.4吨。另据报道,尼泊尔政府5月27日表示,今年登山季节已进入尾声,有关人员在珠穆朗玛峰找到了4具尸体,并捡起了大约10吨垃圾。这些垃圾不仅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同时还会威胁到当地动物的生存。

显而易见,珠峰被拜访,被攀登的同时,也正在被侵扰、被冒犯。山一直在那里,但如果我们不敢敬畏自然,我们迟早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

愿来年的春天,珠峰不再让人添堵,也是时候让登山运动回归理性和常识了。

2019年珠峰北坡登山季结束

241人登顶2人获救2人死亡

据新华社拉萨电(王沁鸥 孙非)2019年西藏自治区珠峰登山新闻发布会5月31日在拉萨市举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2019年珠峰中国一侧登山季相关数据,共有241人从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珠峰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2名外籍登山者遇险获救,2名外籍登山者因身体不适死亡。

西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政府新闻发言人扎西江措表示,登顶珠峰共有20条线路,其中最主要的是位于南、北坡的两条传统线路,北坡线路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每年中国一侧的珠峰攀登活动即在此开展。

扎西江措说,2019年西藏自治区春季珠峰登山活动已结束,期间共接待登山者362人,与往年基本持平。其中外籍登山者142



5月22日,救援人员正在珠峰海拔7300米左右的高度下撤遇险者。

新华社发

人,国内登山者12人,尼泊尔籍夏尔巴登山协作208人。成功登顶珠峰241人,其中外籍登山者94人、国内登山者12人、尼泊尔籍夏尔巴登山协作108人、国内向导21人、国内修路组6人。

目前,已有累计3019人次从北坡登顶珠

峰。有两名外籍登山者登山过程中出现了身体不适,最终不幸遇难,扎西江措在发布会上表达了哀悼。此外,中方救援人员还于登山季期间从海拔7500米和6500米的高度成功营救了两名外籍登山者。

扎西江措介绍,为保障登山者安全和登山活动的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先后制定出台了《西藏自治区登山条例》《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登山管理部门对珠峰登山者年龄做出限制性要求:登山者必须具备海拔8000米以上登山经历,完全依靠他人才能攀登的登山者禁止攀登珠峰;必须在每年的2月28日之前申请办理登山许可,办理时,管理部门须对登山者的登顶证书、攀登形式、攀登线路等进行审核。

此外,由于夏、秋、冬季高空风、季风强劲,降雪量大、雪崩多发,西藏自治区还将珠峰登山季限制在春季;在登山季期间定期召开国际会议,交流国际登山经验,共享气象信息、研判登顶窗口时间,为安全登顶珠峰提供技术及信息支持,并要求每个登山团队必须配备1名领队,为每名登山者至少配备1名向导。